

司馬文正公集



10145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平陽徐

蘇君山

亦練圖

涂水喬人

傑漢

重訂

章奏二十九

瀟澤張 鋹心鑑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
 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
 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
 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
 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一

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敢熟知臣於熙寧
 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
 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
 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
 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亦
 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
 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
 廷惜此良寶委弃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
 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

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勅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况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謬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二

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苟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神宗皇帝喪狀

元豐八年三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間

於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祚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寘翰苑繼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重任願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祿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爲喻奉諱之初卽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宮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如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處不敢輒行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三

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月十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廷隨百官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皇太后

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岐
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
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
爲狂是故下情弊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
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
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
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四

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
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
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
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
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
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
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
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
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

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卽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五

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卽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退闕陳熟之語知臣

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六

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

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拜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童奏

七

祖於阬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郚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令並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章奏

八

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旣竭

狼狽奔潰築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徭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當思報效曷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

欲感寤先帝知臣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悞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

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隄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願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邏之卒止御前造

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闈皇帝陛下雖富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

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

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塩鐵權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塩鐵月進羨餘順宗卽

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七

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况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毋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罷保甲狀

元豐八年
四月上

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閭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章奏

七

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閭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猷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者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搔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緼屬盈路又朝

討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
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
勞旣如彼爲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
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
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
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
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
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
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十四

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
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
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
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
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
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
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
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
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

盜賊已習熾如此一遇數千里之饑旱而失業他喪武
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厲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
此非小事也司馬起大難而後責使能以爲守是驅民爲
盜也使比屋皆賊則以守其是民爲盜也又慮其謂盜
之人是縱民爲盜也得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歸者于
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功故立保甲戶
馬保甲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
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口不得侵擾外界
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綌浴休息中
討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五

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保馬復何所用哉
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在者議亦有曰其利害之
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罷保甲使農晨召提舉官還
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保甲一人保依緣邊弓箭手
法許蔭木戶田二種免其稅錢保甲地分撥加科罰
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宜更添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
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賊入者各隨功大小遷補
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獎弓手使人慕慕後募木縣鄉
村人戶有勇力武藝者授充討賊今保甲中自勇力武藝

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則額有二人以上爭募者卽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校若武藝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復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名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補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去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欲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陛下之勞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滿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帝言正論爲狂致聞闕愁苦而上不得知間士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許有官無官之民有知朝

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舉殿院檢院州軍長

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以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今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雷霆萬鈞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墮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嫉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甲奏

七

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當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臣謂羣臣苟有言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古人之市駿骨揖筮時之意也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王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位太尊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旣不聞頌於四方而天下少卿宋彭年言在京

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
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
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置銅三十斤
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
增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
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臣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
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
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
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歛冠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六

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
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
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
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
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
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
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
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
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送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

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
臣之罰旣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
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
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
聞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
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
避以此荷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
用於聖世矣上臺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
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五

已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元豐八年五月十五日

臣今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內侍省遞到太皇太后御前
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譴曲荷
開納仍叨獎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矜恤螻蟻命微何
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卽起發赴闕次臣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三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三十

漢澤張 誌心鑄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壹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一

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曩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群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

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二

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苟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廼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

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可言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守門下侍郎者臣先於熙寧三年蒙先帝除臣樞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拙固辭得免自是至今十有六年臣齒髮愈衰精力愈耗忽被恩詔力少任重非所克堪豈敢愛身實恐累國伏望聖慈特寢新

命聽臣赴陳州本任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

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爲時俗被以虛名誤蒙累朝甄獎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四

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曾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旣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

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
臣不意思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踊躍遂首以開
言路爲請及其佗新法之不便者畧舉數條今蒙恩差知
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
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
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
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
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祇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
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准備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五

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
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
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
知爲政豈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
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
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四日上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閣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守門
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

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
先後爲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
在上今得依新得指揮伏緣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實
諸執政之末已爲忝竊况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
何以克堪兼臣在二十八日已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
拜先後爲序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五日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至今
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人下執政之中最爲後來一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六

旦超居衆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班在安
燾之下取進止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十四日

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幾側
身虛已渴於求諫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
太平之本源也竊見中間有若乃陰有所懷至是亦不得
已也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爲朝廷雖名求諫實
惡人論事預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此六事罪之是以
盤桓猶豫未敢進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

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勝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愚臣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尙書省前及馬行街出牒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關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卽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七

逐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內中伏望陛下以萬幾之暇畧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以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卽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看閱呂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

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
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
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
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
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
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
曰上酌民言則天下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
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
著所陳叅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八

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
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
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爲朝廷旣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
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
公著劄子謹同封上取進止

乞罷保甲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三日上

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
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

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

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侵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播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劫掠或侵凌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貲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申勅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

司馬又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九

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并教三日陝

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

舊本有兩次二字

併教三日又令見教

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

作并第五等已上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

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二分此皆聖澤矜

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

買養補填尙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

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凌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目數

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
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
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
則此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鬥必望
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勅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
疆場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
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
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
則其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群盜王冲乘保馬諸處

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
毆傷捉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凌上是乃大亂之源漸
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
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
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
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驛
驢院坊監及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
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

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

使之歸農卽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
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者與
免若干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
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
藝者投克弓手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
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佐揀試
武藝高强者克若見克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
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克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
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旣克弓手其羸弱者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章奏

七

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
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
法若尙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顧人候有投名
者卽令克替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祇應一年
七 若其餘各分定地方巡捕盜賊每獲賊勦得

舊本有赦後二字

任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
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
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竊藏之處捕盜

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
熙寧中執政者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
擬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克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
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
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
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欺
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
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一 章奏

十一

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役
民出錢顧役何異割鼻餬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
鬻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
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
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
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惻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
仁者於顧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
賞規進取不顧爲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

戶竟役人者爲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

顧浮浪之人克役常日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

置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况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克數家之餼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有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之錢貨重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二 章奏

三

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糶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爲悉宜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顧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鄉富彊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

復差役矣

三十二卷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

七



章奏三十一

漢澤張

志心鑑

乞罷將官狀

元豐八年上

水水裔人傑漢書

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柢根柢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重其衛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疆之弊既滅六國以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署名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二十三

章奏

一

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此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郡一州之將

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
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
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
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
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
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
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
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况今之將官卽曷之爲總管等
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二

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
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
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
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
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獲
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
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
之人日朶月減出入導從大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

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畧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而

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頽缺犬豕可踰又灑洛二水交其
其中每夜諸門扃鑰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
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
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
間曷者先帝建豫勅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
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剽員
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
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
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
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
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
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敢忽畧謂之必無而不爲之
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
腹內州縣旣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
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歛民
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
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
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卽口平寧晏然

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
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
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
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
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畧安撫使與轉
運使公同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
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
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
見兵不足卽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四

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
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並
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
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
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
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

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明
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先帝
初卽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
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
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
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棄棄置
不採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
遍加省覽卽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
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
司馬文王公集

卷三三

章奏

五

司施行取進止

乞降封事簽帖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
之語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
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
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
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
凡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
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

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
者更賜詳覽或留待左右以備規戒謹錄付有司而議施
行如此則忠言進愚明日而誠主民之享樂福祿之盛
福也愚者執政之聽臣等之政陛下陛下之政臣等之事
多示知臣等之事者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疏舉集其言其言陛下之政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何由止聞臣等之事者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人共善者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所同欲者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司馬不立為集
之則何難而臣等之事必上顯大臣民立
在陛下

刑部奏鈔曹州知府趙信呂德呂文
二十一日

刑部奏鈔曹州知府趙信呂德呂文
二十一日

刑部奏鈔曹州知府趙信呂德呂文
二十一日

刑部奏鈔曹州知府趙信呂德呂文
二十一日

刑部奏鈔曹州知府趙信呂德呂文
二十一日

到州准律勅合決重杖一頓處死刑部檢到例擬並特貸
命決春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門下勘會
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劫賊但不曾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
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從貸竊詳逐人既爲劫
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賊反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
州官吏弊見失入罪名專務便文營已無去害疾惡之心
況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
免死則是強盜不放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
恣橫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倩等欲乞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七

並令本州依法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應天下州軍勘到
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
駁重行典憲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鬪殺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十四日上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
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
不能以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寧軍勘到保正家人姜
齊兒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粹著百姓孫遇其孫遇粹著

袁貴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失

牧頭將孫遇遞互打三二十拳解孽放却袁貴齊與
張有捫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捉
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本縣替得償命其袁貴
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其實招通又懷州勘到
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郭興家棚子郭興父郭昇
拽著簡使頭撞簡爲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
休扯著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却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窩
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爲再
從弟張小六冤執稱呪罵堂兄弟男女後志松乘酒噴恨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八

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
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
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春杖二十刺配斷所
賊竊詳孫遇不令詐稱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
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旣解孽放袁貴卽合申送赴官依
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曾捫捍及走兼已就拘執豈可更
捫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
令替自己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爲郭昇年老
不礙相打却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搭至死豈不更甚於

毆打又張志松只爲張小六寬執以罵事理至輕遂毆
人毆死是屬殺人清理皆平司罰凡人因忿相爭毆
毆擊其意豈管在奔殺與否限內死遂逃一人
當償命涉此三人皆即時毆殺當死無以止司遂此避見
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或刑部即引著
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爲弊甚大所以然者律例
款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
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照免死
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鬪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三 章奏 九

殺人者雖荷寬息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
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
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卽仰刑部退
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卽仰刑部
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
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駁審如所擬之條乞當門下省
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修卽仰門下省駁奏乞
行取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充

臣伏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
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貼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
農夫寒耕熟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
治繭績麻紡緯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
水旱霜雹蝗蝥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
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
糲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
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觀
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二十三 章奏

十

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
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
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錐益之費可不念
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養以生也是以聖王
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
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
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
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

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嘗言農家之事真

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
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
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
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
而生嗇飲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
秋自非令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猷彰之民皆得上封
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
鄙俚謬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十一

皇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
聖性於民間情爲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
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

臣等竊見河朔處十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
化取進止

乞裁斷政事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
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
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
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鬪訟弱不勝
彊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日
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
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
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
有不悅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十一

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
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
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
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
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
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
得而專也取進止

大辟貸配法草

元豐八年十月
二十日授刑部

憲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獄公

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讞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
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取旨若
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卽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
不得一概將舊例貸配破却律勅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
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
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辨紛紜
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

章奏

三

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
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申議可此所以各盡羣下
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
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
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
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
者則願陛下更加密察若前來處龔果非則勿憚改爲若
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

事亦少失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三章奏

丙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四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三十二

淺澤張 鋹心鑄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顛顛叩叩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一

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曷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

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二

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閣門告身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嘗義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

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祠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
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
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
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
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
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
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三

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
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
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
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
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
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
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
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昨蒙明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
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
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
憂恐亂之基也竊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
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
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
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佗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
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
臣不敢祇受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四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
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
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
受遺之功非因禡廟禮畢臣旣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
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
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請革弊劄子

元豐八年十一月四日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共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勲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願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五

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俾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官置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措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

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闕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陳圖競爲新奇朝睹上塲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權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六

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洮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旣久積財旣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剪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諷言思番番良士及下哀痛

之詔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

者也伏望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歛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十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群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知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發閱

保馬猶養餉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群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

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尋得旨依奏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雖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八

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強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

與力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
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僱人殊不知農
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
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
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
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
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
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
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
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
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
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
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
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
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
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
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
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

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
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卽令充役不
願充役者任便選顧有行止人自代其顧錢多少私不商
量若所顧人逃亡卽勒正身別顧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
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
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顧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
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羸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
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
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
司馬文正公集

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膽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
詳名區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此施行若
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
轉運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
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
取者限勅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
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
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十一

辭免醫官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
二十三日 上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
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大恩
天隆地厚隕首糜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見在病
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祇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聖旨督迫
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爲人臣實不自安況臣
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陳易簡已知臣
脉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令臣每日具病狀增減就易簡
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

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七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上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遂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稟，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
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
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
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流澤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
沉疴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
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斃踣爲聖朝羞臣雖至
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
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十四 章奏

七

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
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